

凤凰山

都市慢生活

巴山夜雨

08

2021年7月16日

星期五

邮箱:

3213456266@qq.com

□主编:郝良

□编辑:郝富成

春天来了,醒来的大地伸了伸懒腰,抖落了一个冬的枯萎。

午后的阳光温柔地照着篱笆墙泛黄的心事,嗡嗡的蜜蜂在它漏洞百出的肉体里钻来钻去,归来的新燕也在屋檐下来来忙个不停,小猫小狗躲在光与影交织的墙角处撒着欢儿。

房前屋后的桃花、梨花、杏花、樱桃花、芍药花,你不让我我不让你的争宠着。地底下的各种生命,都以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穿破泥土的黑暗与冰冷,向着新生和希望用力地挣扎、生长。

老天爷仿佛要把天底下所有的美满与幸福,汇成一片春暖花开铺满人间。

然而,门洞底下,那个生活在永久黑暗里的瞎子,却对这一切无动于衷。是的,在我儿时的乡村记忆中有一块除不掉的疤痕,上面结着一个名叫秀儿的瞎子的悲惨一生。

当初到底是谁让秀儿成为了瞎子去畅饮无尽的黑暗,对于这件事,从来没有人向天地敞开心扉。

她无处可问,反正彻底瞎了。一切都像是一场阴谋。

六岁生日那天,虽然她根本不知道哪一天是她的生日,但是,那一天她却异常欢喜雀跃。或许是上帝苦心的安排,眼睁睁地看着她蹦蹦跳跳地跌进另一个黑暗的世界,谁也没有拉她一把。

除了父母,她还有五个姐姐。她的父亲披着算命先生的职业外衣,常年在别人的命运里装神弄鬼,却对瞎子的命运视而不见。她的母亲也只管带着那五个眼睛明亮的女儿下地干活。生儿子的梦碎在天边,最后又多出一个没用的瞎子女儿来。母亲的头低进了世俗的尘埃,不敢看父亲冒火的双眼。在这个没儿子的家中,秀儿彻底成了她们眼中的钉子,口中的饭桶。

父亲不管她,母亲也不管她,几个姐姐都不管她。没人喜欢她,对她总是凶巴巴的。她的饭菜就像她的命运一样,总是被人随意安排。只给她不至于饿死的那么一点儿,然后把她像扔垃圾一样扔在门口。如果她敢抱怨几声,她的家人就会立马冲过去连连踩着脚地教训她,高兴的时候就只是骂她几句,不高兴的时候就赏她几耳光。

秀儿在没有阳光的日子里守口如瓶,鸡爪子般的小手却伸进了门板的身体,把她泪痕未干的控诉写进门板的历史。

为了不惹怒家人,秀儿竟然变得聪明了起来。她管住了肚子里面咕咕噜噜的抱怨声,她却管不住日渐沦为叫花子的疯癫形象。

她的身上总是飘出令人厌恶的酸臭味,一头乱蓬蓬的黑发下面是遮不住的两只无光的灰色眼球。她那副凌乱不堪的尊容,只有外形和她一样糟糕的小猫小狗,才在她身边撒着欢儿地露出它们的喜怒哀乐。有时为了争抢地上的一块光秃秃的碎骨头,它们就在秀儿的眼前翻脸大打出手。搞出来的动静,像一块沉重的石子,砸进了秀儿竭力平静的内心世界。

她就那样活着,毫无力量地活着。她的家人视而不见,只有隔壁跛脚的大娘,曾经偷偷摸摸地往她枯萎的生命里注入一丝薄弱的养分。大娘不敢在光天化日之下向秀儿伸出援手,因为,曾经大娘把自己碗里难得一见的几片肥肉,塞进秀儿嘴里的时候,却被她那比瞎子还瞎的父母诬陷大娘是居心叵测。从此,秀儿只能幽居在大娘一世风霜的伤口里,再也无人能抚慰她此生的孤独。

虽然她手脚不敢乱动,连推开窗户把太阳的光辉放进屋里的动作也完成不了。虽然她看不见太阳的光芒是多么多么的耀眼,看不见春天是多么多么的妩媚绚烂,看不见善善恶恶的世间万物,但她一定在黑暗中内窥过自己的心魂,不然她怎么能够听得到花开的声音?

是啊!那些看不见的花儿啊!一年四季开在与她生生隔着的另一个世界里,也开在她一生踮起脚尖都逃不掉的冷冰冰的孤独王国里。

她知道永远也不可能看见花儿的微笑,虽然她感到精神遭受了屠杀,但她却仍然兢兢业业地给了花儿一个微笑。她努力幻想着如果谁能帮她摘一朵或者是扯一把野花,让她闻着捧着,然后再死活插满一头……可是,这只是一个说不出的梦啊,直到花儿零落成泥碾作尘,于她依然生生隔着一段从地狱到天堂的距离。

所幸,风儿偶尔会偷一点花香送给她,于是她常常在风里把自己笑成了一朵花儿。

只有花儿成全了她内心的一点喜事。可现实明摆着的一桩喜事很快覆盖了她心里的喜事。秀儿的大姐就要嫁人了。

秀儿的家人为家里这件头等大事操碎了心啊!为了迎接从邻居家借来的桌椅板凳锅碗瓢盆这支大军,首先得给院里院外洗个澡。除掉地上那些杂草灰尘污垢啊,还有房梁上的蜘蛛网啊,以及修补坑坑洼洼的路面。屋子内部更是要彻底翻洗一遍,决绝要让整个院子内外的灰尘污垢无处藏身。然而,秀儿的满身污垢依然活跃在她臭烘烘的身上。

如同叫花子一般的秀儿,根本不知道他们在忙些什么,依然躲在门洞的世界里无动于衷。

“妈,今天就把她弄走吗?”大姐瞥了一眼那个黑黢黢的门洞。迫不及待做新娘的她用冷冷眼神等着她妈的回应,心里却满是焦虑:别让瞎子作践了我的婚礼,赶紧弄走她算了。

母亲没有看她明天就要嫁人的大女一眼,只是昏昏地“嗯”了一声,仿佛那一声“嗯”里面,还残留一丝血脉亲情。然而几个心领神会的姐姐们,却扣着指头盘算把她弄到哪里去呢?屋里不行,人来人往根本藏不住;牛棚也不行,那里肥实凶狠的蚊子肯定会把她叮咬得哇哇乱叫;要不就把她搬到隔壁大娘家的阁楼上,那阁楼上除了堆放一些发霉的土豆、红薯之类的,没有其他活的眼睛了。可是大娘早就看不惯她们对待瞎子的冷漠,肯定不得配合。不行,只有弄到稍微远的地方去。油菜花田里,好,好地方。众人默许通过。于是在婚礼的前一天,秀儿被搬了出去,像搬一件随意丢弃的东西一样扔进了油菜花田里。

秀儿在田里爬来爬去,金黄的油菜花瓣洒满了她的全身。起初她还兴奋地用鼻子使劲吸着花儿的幽香。可是,时间过了很久很久也不见有人来搬她回去。她饿着肚子一会儿站起来一会儿倒下去,不停地到处爬呀爬。她的全身都爬满了蚯蚓蚂蚁还有无名的小虫,湿润的泥土糊得她满脸都是。她爬来爬去连一双破鞋也不见了踪影,光着一双苍白的小脚在绝望里拼命乱蹬。

迎亲的唢呐把秀儿从梦中惊醒,她明白了自己落进繁花的真相。她睁着绝望的眼睛,看不到迎亲人脸上的喜形于色,也看不到雀跃又不舍的送亲队伍。她却仿佛看到了一群乌鸦,一群来自天南海北的乌鸦。那黑压压的一大片在天边闻风丧胆,仿佛全都已经张开它们那贪婪的长喙在向秀儿袭来……

大姐跟着她肥实的男人绝尘而去。

天,决绝地暗了下来,可是家人又在哪里?又是整整一天过去了,还是没人去找她,好像这一次是秀儿与花朵的婚礼,谁也不便去打搅她的幸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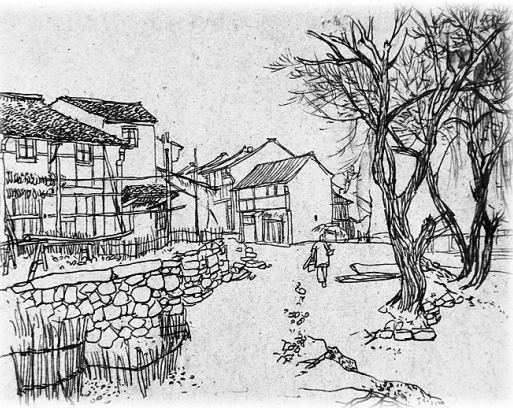
可是她这瓢被泼出去的水,怎能再回到沧海桑田的怀抱里去呢?

她再一次愤怒地爬起身来,双手在虚空中乱抓,沾满稀泥的双脚踏到田边挪了几步,却一劳永逸地滚落到田埂下面的一片小树林里,再也动弹不得了。一团枯草成了她活着的依靠。她躺在温暖的枯草上,徒劳地望着遥远的星辰。在她的眼里,闪亮的星辰却正惊鸿一瞥地从夜空中坠落。

第二天,时间又跟随太阳落到山坡下去了。半夜里,隔壁的大娘在睡梦中仿佛听到可怜的秀儿,正在荒山野岭里喊叫着大娘、大娘……那声音越来越弱,几乎都快听不到了。等梦中的大娘一瘸一拐地找到她时,她已经死在一团见证她最后挣扎的乱草堆里……

大娘浑身颤抖着从梦中醒来,她一屁股坐了起来,想到近日秀儿的突然失踪便心有余悸。她猛地摇醒了身旁的老汉,掉着眼泪在夜色中悄悄地出了家门,终于在天亮之前找到了一息尚存的瞎子。

秀儿终于又被搬回去了,但她再也没有回到那个黑黢黢的门洞下面。她,住进了跛脚大娘心里那片开满了野花的天堂!



记者自画像

□袁鸢

我的职业,没有职业装
却被叫着,无冕之王
我们一直在,耳听八方的
路上

市井冷暖,成为我们打卡的日常
停水,停气,打折,出行
我们的目光,一直在你们关心的
事物之上

各种战场,和危险场所
除了军人,警察,志愿者
以及专业人士、现场指挥的领导
也一定少不了,我们的奔跑

脚板的力道
往往和流淌的汗水成正比
脑洞大开与智勇双全
是这个行当的黄金搭档

在一张纸上耕耘
不比犁一块田简单
文字的挥洒自如
似乎比播种更富有想象

年轻姑娘,把风韵奉献给文字
风华少年,汗水打湿了形容词
一撇一捺看似简单
却让多少人,穷极一生

琐碎里绞尽脑汁
尘埃里去真伪、淘金子
从文字的鸡蛋里挑骨头
仗义执言高举坦荡胸襟

铁肩担起的道义
不需要每一次都气吞山河
和风细雨的润物无声
更显温度、情怀,和人间大爱

曾经崇高的职业荣誉感
被如今海量、多元的信息
堵截得岌岌可危
打碎牙吞进肚里的过程,充满血性

转型路上有过彷徨
也产生过,弯道超车的错误想法
最终以壮士断腕的气魄
遏制断崖式下滑

会写、能摄,上升为最低标准
熟练VR、AR,动漫动画,海报,H5
还要具备互联网思维
流量,圈层,和头部意识

大批新名词、新装备、新技法
最初听着连头皮都发麻
如今武装到了牙齿
更要紧握内容为王的钢枪

舆论大旗,赋予“军装照”新的启示
放下居高临下的话语体系
亲和力,成为我们打开新场景的
一把钥匙

初心和使命,是治愈我们
集体焦虑的两味良药
凤凰涅槃的现实意义
更适合主战场上的生力军

错综复杂的世界需要话语权
会说话的人更是不可或缺
讲好每一个中国故事的背后
都会站着一群,大写的华夏子孙